

慾望，在沉淪當中得到滿足，
精神，卻在墮落中落得落寞。

乾盡了這瓶好苦澀好甘醇，酒醒後你會發現，
我在南、你在北，苦澀甘醇都只好長埋心底。

在南方的家只留下單人的背影，
而北方的家都只有單人份買醉。

淺酌，那已不知道是什麼味兒的，買不醉。

思想穿過上門了的門、穿進落鎖著的窗，
看到了等你的人還在等。

只是，
你沒有，
伸一隻手，
去撫摸，
那憔悴的，
臉。



「分開吧。」女子將臉埋在雙手裡。

她與康勇之間有著一堆解決不了的問題，太多的事也從沒有說出口。就是因為從來沒試過吵吵鬧鬧，所以問題如下雪般不知不覺地積壓在兩個人之間，當發現那積雪已厚得令雙方無法忍受的時候，感情的罅隙，說要修補亦已是太遲的事。

冰封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更何況感情之事又豈止三尺？

「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嗎？」康勇的語氣非常的平靜。

也許，互罵一場、摔爛些什麼，總比這一刻的平靜來得教人好過點。連分手前的平淡，是否就能體現可悲的結果？

女子內心煩躁，然而努力表現平靜。

「你我亦明白問題出在哪裡，你根本就不是一個懂得愛女人的人，我亦不過是你的家長所欽點的愛人，又何必要為難我？」

康勇點頭，似懂非懂。「哪我們還可以做朋友嗎？」

「或許，我不知道，等你會喜歡女人時再說吧。」女人努力壓抑自己的情緒，沉默，歸沉默。

「那麼給我一星期時間，我收拾好一切便回香港。」康勇說。

女人苦笑。要收拾，其實這個下午就已經足夠。

記得當初康勇只帶了一支牙刷兩件衣物便搬了進來。進來以後也沒購置過些甚麼，這屋子裡真正屬於他的，只有一台電腦和那堆電腦雜誌。

「妳能適應嗎？一個人住。」

女人揮了一下走，就算了回答了問題。而康勇亦只是翻著雜誌而無語。

電話就總是安靜卻不安份的瞬間響起來。

女人接過電話，不一會就將電話交給康勇「是小張，記得叫他別在打這支電話！」



康勇接過電話「是．．．是．．．好的，我一會過來。」

「我要走了．．．」康勇就這樣一包兩包提上背走了。

大門關上，不只一夜沒有了伴的女人，都已習慣了，女人心想，又有些什麼會不習慣的？不同的，不過是由這個夜開始，她又得將生活重新開展，心態上的自我重整。

可那上海的夜，有時候也真的比任何地方來的更靜。

女人以為沒有康勇的日子很容易可以適應過來。從前兩個人回到家裡也不過是各自上網，各自幹著自己的事。要不是那兩支放在一起的牙刷每天早晚提醒著她，也許她就根本不知道自己原來是與另一個人同住。可是當早上醒來煮了兩杯咖啡，端出來才猛然醒起男人已經不再的片刻，她才明白，原來，心態，仍未重整完成。

不曉得是心理作用還是感情壓力問題，女人在午後就一直在頭痛，送了兩顆止痛丸到肚，卻仍是痛不可抑，索性請假跳課回家休息。

歸途中經過一家咖啡館。店裡燈光微黃，米色與青蘋果綠的色調令人有家的感覺。怎麼從前不大為意有這樣別緻的一家咖啡館？

女人忽然很討厭煮一個人份的咖啡，忽然變得害怕自己又倒了兩個杯子的咖啡。反正回到家裡也是呆著，就乾脆呆在這兒好了。

她明白，這個新的下午她並不想待在家中。

推開玻璃門，耳畔傳來一陣清脆的鈴聲。店裡疏落地坐著幾個人，都在埋頭寫作或談笑，身穿純白綿質連身長裙的婦人捧著純銀托盤向她走過來。

「妳好，第一次光臨嗎？」

女人點點頭，那婦人給她一個微笑：

「這裡有各式咖啡豆，你喜歡甚麼樣的咖啡？」

「煩麻妳給我一杯藍山。這裡有吃的嗎？」

「可有興趣試試我們的碎蛋沙律三文治？」

「也好。」



女人呷著甘濃的咖啡，愜意地欣賞著玻璃門外的街景，望望牆上的掛鐘，才驚覺這一坐竟坐了三小時，今天晚上還得完成沒完沒了的習作，該是時候回去了。

推開門的一刻，女人看見康勇與另一個陌生的男子往人民公園那邊走，女人沒有細看，就這樣各自走向一個永不會交接的生命路途上……

黃昏以後的公園光彩不再，走過的人都是為了忙著歸家似的，然而在某個暗處，躡足的腳步聲仿佛形成了另一種的熱鬧。康勇與男人走到廁所內的某個廁格用手在他的褲袋內找了找，在眼神相交的片刻，男子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把一疊鈔票塞在康勇的口袋當中。

「要麼去其它的地方？」男人輕聲的問。

「就在這兒吧！」康勇著實對這個男人沒有什麼想法，他只是想要錢。

「找個可以睡的好不好？」男人仍是那麼的輕聲。

其實康勇也心知他今天的確已經是沒有了住處的人，找個能睡的對他而言也不無所謂「那，走吧！」。

康勇笑了笑，就跟這個年紀比他大一截的男人上了公車。下車的時候已是半個小時後的事情。

在霓虹燈閃爍的大道進入這個老式娛樂場所似的怪地方，有餐廳、歌舞廳及好像是色情的桑拿浴室，兩旁竟然還有女侍應用那假笑臉問「先生晚飯兩位嗎？」，康勇對這個地方全無興趣。

「我不想待在這啦！」康勇老實的對男人說。

「看來你真的是第一次過來，跟我來吧！」男人笑了笑，用手指了指右方的一道小小的，又毫不起眼的門寫著“浴室”兩字。「我們的店，在這兒。」，男人已經推開了門進了去。

「先生兩位嗎？」相對於剛才外面的女侍應，這個站在接待處的中年婦人就明顯禮貌欠奉，一臉的冷漠的態度令人生厭。

男人付過了錢，拉著康勇的手走上那窄小而且會吱呀亂響的樓梯，更衣室、浴室以及睡的地方都在這兒，「先洗澡吧！」男人說。





情畫文摘

在更衣間，不應該說是樓梯的一個大一點的轉角吧，男人兩三下動作就將自己脫個精光，隨走拿了一條起了毛球的毛巾就走入淋浴間，然而對於康勇來說，他還是首次在這麼多目光掃射的地方下更衣。白光管把這個更衣間照得慘白，就連原本黑黑的身軀亦仿佛亦被照得灰灰的沒有光彩。

不緊亦不慢的康勇脫下了衣服，隨便讓其他人的眼球遊走他的身軀，然後就一絲不掛的走進洗浴的地方。裡面的空間成仿佛連成一條直線，先是蒸汽室，在左邊，右邊是兩個沒有水卻滿佈污漬的小水池，前面的一塊鏡子反彈著一個個軀體的扭動，旁邊下有兩個水龍頭和可以給人坐著洗身子的矮凳，而在右邊是個黑燈瞎火的桑拿室。

男人在水龍頭前被別的男子玩弄著他的雞巴。沒有太多想法的康勇就走入了桑拿室。

坐在桑拿室的角落內，有一面很大的玻璃窗，面向著洗澡的地方，康勇清楚的看著那個帶他過來的男人已經被幾個人把弄得不亦樂乎，挺著硬雞巴的身體扭了又扭。細小的空間就似乎是為了造就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歡愉發射。

然而，面對一眾中年男人忘年縱慾，落在康勇的眼角內，卻沒有什麼味道。

懸掛在淋浴處牆壁上的鏡子，又或是在更衣室旁的鏡子，就仿佛在折射著每一對看不清眼珠的影子慾望，昏昏暗暗、卻又隱隱熱鬧奇異氣氛，坐在身旁的男子不安份地撫摸著康勇的胸口，他放輕鬆的擺脫了心底的羈絆，陶醉在靈魂卸下沉重衣裳而坦然裸露的瞬間，官能的喜悅就在那肉體再也沒有容身之處以後，澄明而激烈的狂喜著。

濃重的呼吸聲過去，心頭空洞洞的康勇慢慢的離開了桑拿室，生怕被那個男人發現，就頭也不回的直接走出浴室，換過了衣服，離開了這個主題浴室。

在快餐店的洗手間洗過了手，點了點手中的鈔票，他步上了往深圳的火車。

一星期以後，就在那九龍車站的盡頭，康勇坐在月台的倚子之上。他只有一袋行季，一只錶，以及一張相，呆呆的坐著，似是累又似是瘋子。口中就只低聲唸著一個人的名字，看似是一個心愛的人，又或許只是一個久不重逢朋友。

如風的行人在他的身邊經過，沒有人理會過他到底坐了很久，可能是半天，又或者是一整天吧，根本沒有人理會過他。而他也就只是一直看著相中的那一個人。沒有理會過其他的人。



情畫文摘

嘈吵的都市根本不會理會這個人的生死，寂寞的人流就這樣為著金錢為著物質而忙碌著。

康勇就在黃昏時份離開車站，於大街上無聊的走著。也不知是什麼原因，仿佛只是為了找回一個人，一個依然是心愛的人，無目的的情況下，他走到一家大排檔，叫了碟頭飯，從口袋中找了一張相片，相中人他看了又看，當他珍而重之放回口袋之時，相片背部原來是寫著字的，因為印子淡，他從來不發覺。

“我在的地方，不見了你”

他記起，這一個地方，是以往大家一起生活過的，只是為何感覺會變得這麼淡？

「君化，你在何方？」康勇問，可是沒有一個人回答他……

到最後，他發現原來自己是不可能離開他，就算是努力的與女生交往，亦改變不了心底的情素。

「三十二元！」茶餐廳的職員沒有笑容的為康勇結帳。就在轉身的一刻，於大門之外，他看見君化的身影。

「君化！」他高聲呼叫，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是吧！是他？

「找錢呀先生！」職員沒有表情的把康勇叫回來，君化的身影已經不見。

「到底是不是他呢？我還算是幸運吧？！」

問題一直於腦海中打轉。只是太黑的街心，來往的人潮，他根本沒有可能再找著他。機會一閃即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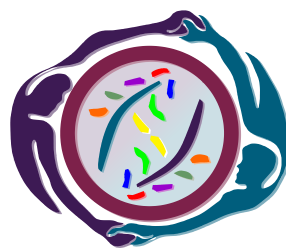
情畫文摘

城

困

Trace of Love
Trace of Love

圖、文：阿華網頁。版權所有，嚴禁任意複製。



阿華網頁
EKHOME.NET